周季編略

周季編略

定海黃式三纂

威烈王王名午考王子

丙辰元秊春正月王踐位

衛侯卽位後謚懷

秦庶長鼂與大臣以兵脅其君自殺國人立其孫謚其君曰懷本世家懷公四秊

晉韓虎卒是爲康子子啟章爲後晉幽公十四秊表于明秊書韓武子元秊

晉趙無恤卒是爲襄子初晉趙簡子之子長曰伯魯幼曰

無恤未立後先爲二簡書曰節用聽聰敬賢勿慢使能勿賤親自表之與二子使誦之三年而問之伯魯不能舉其辭求其簡已失之矣問無恤誦其辭甚習求其簡出而奏之于是簡子賢無恤以爲後無恤既執政滅代以代封伯魯之子周爲代成君復以伯魯故有五子不立後欲傳位于代成君代成君先死乃以代成君之子浣爲後至是浣執政年少徙治中牟襄子之弟嘉逐浣自立于代依年表世家韓詩外傳通鑑合纂表于明年書趙桓子元年

晉魏駒卒是爲桓子孫斯爲後表于明年書魏文侯斯元年與紀年書魏文侯立于

考王元年相距十八年索隱引世本文侯是桓子之子古書不同如此表書魏文侯斯斯文侯名也世家桓子之孫曰文侯都魏都魏二字連讀徐廣誤以都字句斷近朱竹垞作孔子門人攷云文侯都未可據也

衛卜子商少孔子四十四歲初受經遂通章句大義年方十九從孔子尼于陳蔡已以文學名其後篤志聖道出見王公大人之紛華盛麗甚如也孔子歿知道不行退而設教于西河之上愍學者之狂而簡也先教之灑埽應對進退作其敬恭化其驕惰然後講授經義曰引月長漸致其道如百工之居肆成事者然弟子顯名者段干木田無擇潔己高蹈義不苟合富貴無所屈曾申高行子傳其詩學

公羊高穀梁赤傳其春秋學易禮之學弟子亦有謹守之而遞傳之者譬諸艸木穊種而時耨之風雨既至莫不各遂其性以成其材是時諸侯卿大夫多不說學獨魏斯往受經執弟子禮因矯其失以敎之由是魏斯之賢聞于天下

依史弟子列傳索隱正義儒林傳索隱禮論劉向別錄陸氏釋文序錄蘇子由古史論語拾遺闕里志諸書合纂田子方名無擇見莊子田子方篇儒林傳索隱引謝承云秦氏季代有魯人高堂伯此益其遞傳之門人子夏易傳先儒或以不見漢志為疑近徐位山力辯疑者之失表魏斯受經作威烈王甲戌則子夏年百有二歲依魏世家書受經于安王辛巳則子夏年百有九歲依大事記書受經于威烈王乙亥則子夏年百有三歲時難確定今書魏斯受學于始為大夫之年而已是時子夏年已八十有四

丁巳 二年春正月秦伯即位後謚靈

晉趙嘉卒昆爲桓子國人曰桓子立非襄子意乃殺其子迎浣復位表世家同表于明年書趙獻侯元年楚世家簡王八年云魏文侯韓武子趙桓子始列爲諸侯是晉三家之列于諸侯在此年矣特未受周天子之命耳

鄭伯丑薨謚曰共子巳立世家共公三十年以下幽公殺于元年推之當作三十一年大事記書此事于丙年今從稽古錄

戊午 三年春正月鄭伯即位

晉韓啟章逹師伐鄭殺其君巳鄭人立其君之弟駘謚其君曰幽世家弟駘表作子駘

晉大旱地生鹽紀季晉幽公十六季北堂書鈔百四十六引紀季云幽公三季盤別一事

十一月晉有火下北方其聲如鼓大紀鼓作雷此據外紀

己未四季春正月鄭伯即位後謚繻

夏四月晉大雨雪大紀四月今之二月雪或有之此記大雪也

秦于吳陽作上時祭黃帝作下時祭炎帝世家表封禪書參靈公三季

庚申五季晉丹水出相反擊本紀季水經沁水注引紀季云幽公九季者紀季以晉幽公立于考王十二季在位十季而季與史記先後不同也依今本紀季及史記攷之此爲晉幽公十八季

辛酉六季晉侯柳婬婦人夜竊出邑中盜弑之魏斯以兵誅亂者立其君之子止謚其君曰幽本世家稽古錄大事記參攷幽公十九季索隱

引紀年云夫人秦嬴弑之今本紀年云大夫秦嬴二書互異是非難定陳穆菴紀年集證從史記年表皇極經世之譌式斷魏文侯弑其君大謬式三謂魏文侯周季之賢主也趙韓魏分晉事在考王四年非魏文侯之責也晉幽公姪皆被弑魏文侯以兵定亂立晉君尤韓趙所不能爲也蓋得其師卜子夏之教矣

壬戌 七年春正月晉侯即位後諡烈

晉魏氏城少梁史表秦紀同

晉趙氏城泫氏紀年水經沁水注引同

晉韓氏城平陽水經汾水注引紀年城作都今本紀年同攷史記韓氏居平陽在韓貞子時都當作城

癸亥 八年秦與晉魏氏戰于少梁因其城而爭之也本年表晉烈公

秦紀連書于前年

甲子 九年晉魏氏復城少梁史表晉烈公三年

楚人伐晉攻魏氏南鄙至于上洛紀年水經丹水注引紀年同楚簡王十五年

秦塹河瀕而城之本年表秦靈公八年呂氏曰備晉也

秦初以君主妻河伯年表河伯無伯字依索隱增司馬貞曰取它女爲君主君主猶公主也妻河謂嫁之河伯故魏俗猶爲河伯娶婦呂氏曰用諸河以求福也魏西門豹爲鄴令鄴民苦歲爲河伯娶婦豹禁之正與此同時魏與秦鄰意者染秦俗歟

乙丑 十年越滅郯以郯子鴣歸越世家索隱引紀年云朱句三十五年當任下十二年與今本合據水經沂水注引紀年云烈公四年今從之編此外紀大事記前編近釋史表俱書于八年由烈公即位之

年先後不同也

晉趙氏城平邑據水經河水注引紀年云烈公四年又初學記卷八所引同今本紀年書于八年

丙寅十一年齊田居思伐晉圍趙氏鄙平邑本紀年水經河水注引紀年同

晉烈公五年齊宣公四十一年

秦城籍姑修龐城本史表靈公十年紀云十三年誤衍三字也

衛敬公之孫穨弒其君臺謚曰懷穨自立世家懷公十一年按懷公弒昭公而自立穨敬公之孫昭公之從子也義當討弒君之賊然懷公巳立十一年矣壽史書弒仍之

秦伯嬰謚曰靈國人癈其子師隰而立其季父悼子悼子名猶後惠公之子名出子也稽古錄云悼子名衛誤也

丁卯十二年春正月衛侯卽位後諡慎

秦伯卽位後諡簡

中山武公初立依表及趙世家編失名併諡

河南公揭蔌諡曰桓子威公立依外紀大事記編威公失名莊子達生篇釋文云威公崔本作威公竈竈豈其名與昰季中山武公初立西周威公初立徐廣注曰定王之孫西周桓公之子本係西周威公之注注後表文既敓因移徐注于中山武公之後趙世家注同此誤紊譌已疑徐注則敓錯已久也春秋末晉已不能制中山周安能封中山而封宗室辨此者多矣今特明其敓錯之由如此

晉中牟之鄙人甯越苦耕稼之勞謂其友曰何爲可以免此苦也其友曰莫如學學三十歲則可以達矣說苑三作二衛

越曰請以十五歲人將休吾不敢休人將臥吾不敢臥十五歲而西都威公以爲師呂覽博志說苑建本漢藝文志合纂說苑末曰卷者之速也而過二里止步者之遲也而百里不止今甯越之材而久不止其爲諸侯師豈不宜哉

西都威公問于甯越曰取士有道乎對曰有窮者達之亾者存之癈者起之四方之士至矣窮者不達癈者不起亾者不存四方之士叛矣士存則君尊士亾則君卑威公曰士盡至此乎對曰君不聞夫楚乎有士曰儇喬邱負客亾晉晉用之有城濮之戰有士曰苗賁皇亾晉晉用之有鄢陵之戰有士曰上解子亾晉晉用之有兩堂之戰又有士

曰伍胥亾吳吳用之楚幾亾國士胡可不貴乎說苑尊賢

戊辰十三年齊田白逄師伐晉毀黃城圍陽狐表世家齊宣公四十三年

晉烈公七年

秦晉戰于鄭下表秦簡公二年

晉河岸崩壅龍門至于底柱外紀大紀大事記此河水之一大變也

己巳十四年大雨雪自去年十月至正月外紀

齊田白逄師伐魯攻葛及安陵表作伐魯莒及安陽此從世家齊宣公四十四年魯元公十九年

晉魏斯使其子擊逄師圍繁龐出其民表世家晉烈公八年

越王翁蔑是為朱句子翳立今紀年與索隱所引紀年翁皆作朱句云朱句三十七年

按翁與朱句亦是一名一號與鹿郢鼫與同

庚午十五年春正月越王即位翳失號

齊田白逐師伐魯取一城表世家齊宣公四十五年魯元公二十年

齊田白欲伐越問于和子和子曰先君有遺令曰無攻越越猛虎也白曰雖猛虎也而今已死矣謂句踐和子曰以告鴞子鴞子曰君死矣而民猶生乃止本呂覽順民無年可附編于田白死之年

見國之與立者民也

晉趙氏取平邑復城之表世家外紀參定此十一年為田齊所毀者數十年城之故曰復晉

烈公

九季

辛未　十六季日有食之表

晉侯嘉薨謚曰元子顯立世家元公二十一季帝王世紀云元辛亥終辛未與世家之季數符季表書穆公元季于十九季元公元癸丑終癸酉亦與世家之季數符以田莊子之卒季攷之從帝王世紀爲合大事記稽古錄從世紀顯索隱引世本作不衍通鑑作衍諸文不同

壬申　十七季春正月晉侯即位後謚穆

晉以公儀休爲相休奉法循理無所變更百官自正使食祿者不得與下民爭利受大者不得取小一日食于舍茹葵而美問之則其園自種也乃拔其園葵見其家諸婦織

布命遺之燔其機曰吾已食祿又奪園夫紅女利彼安所售其貨乎客有遺魚者不受客問曰聞君嗜魚何故不受曰以嗜魚故不受也今為相能自給魚如受魚將枉法枉法而免誰復給我魚（事見韓非外儲說右史循吏傳韓詩外傳三淮南道應訓又漢書董仲舒傳據大事記編于魯穆公即位之秊據說苑魯穆公之時公儀休為相未必果初秊矣難確指為何秊姑從舊）

魯有泄柳者家貧守道毋飲須賻布之餘不家于喪魯侯聞其賢往見之閉門不納或曰子以匹夫而枉國君之駕何不納哉柳曰吾聞君子道行則樂其治不行則樂其身天下有欲治之君雖徒步以朝猶為之不然徒徼榮也魯

侯卒見之當公儀休為相泄柳仕焉禮檀弓孟子說苑皇極經世大事記甫編

呂氏曰穆公雖不能用子思然尊賢尚德時所罕見以魯之弱崎嶇彊暴之間竟能與戰國終皆由此歟

秦初令吏帶劒秦紀季表簡公六年

晉魏斯違師伐秦築臨晉元里魏世家年表又見地理志左馮翊下晉烈公十一年

晉韓啟章卒是為武子子虔為後韓世家虔後諡敬侯

晉趙浣卒是為獻子即後所追稱獻侯者也子籍為後趙世家式三按韓武子趙獻子世家不稱侯則當時猶未僭號也趙獻子後追稱曰獻侯籍後諡烈侯

齊田白卒是為莊子子和為後莊子之卒赴于魯魯人欲勿哭穆侯召縣子瑣而問焉縣子瑣曰古之大夫束脩之

問不出境雖欲哭之安得哭之今之大夫交政于中國雖欲勿哭焉得勿哭且臣聞之哭有二道有愛而哭之有畏而哭之魯侯曰然然則如之何而可縣子瑣曰請哭諸異姓之廟于是與哭諸縣氏據索隱引紀年田莊子卒于齊宣公十五年在貞王二十八年田悼子卒于齊宣公四十七年在此十七年則田莊子卒非魯穆公時魯穆公時悼子卒也據田齊世家田莊子後無悼子鄭君禮注云陳莊子齊大夫陳恆之孫名伯疏引世本成子常生襄子班班生莊子伯恆常班盤伯白古俗用其世次與齊世家合此從紀年齊世家幷采檀弓參定田齊世家莊子卒于十五年與此差二年檀弓縣子名瑣又有歲旱問縣子而徒市事無年可附闕之俟攷

癸酉十八年晉魏斯達師伐宋遂使樂羊達師伐中山國之

趙表云魏使太子伐中山此據魏世家晉烈公十二年宋昭公六十一年

齊田和遂師伐魯取郕邑田齊世家魯穆公二年齊宣公四十八年

秦塹洛城重泉史表簡公七年秦紀云六年

秦初租禾表紀

晉魏斯遂師攻秦至鄭而還築雒陰郃陽紀年云魏築雒陰郃陽水經河水注引紀年同此據魏世家

晉韓虔遂師伐鄭取雍丘鄭城京韓鄭世家同鄭繻公十五年大事記書鄭城京于下二十年

命魏斯韓虔趙籍遂師伐齊入長城本紀年水經卷二十六汶水注引紀年云

晉烈公十二年同外紀書于十六年由外紀書烈公之立先二年也大事記烈公即位既後外紀二年此仍從外紀附矣

楚王中薨謚曰簡子當立世家簡王二十四年

孔子之孫伋居魯魯侯師事之問曰寡人不得嗣事先君二年矣欲掩先君之失揚先君之善使談者有述焉對曰私情之細不如公義之大教以虛飾非伋所得言魯侯問利民之策對曰莫如除非德之事也毀不居之室以賜窮民奪嬖寵之祿以振困匱無令人有悲怨而令後世有聞抑亦可矣魯侯曰縣子言子之爲善不欲人譽已信乎對

曰非臣之情也臣之修善人知之而譽臣是臣之爲善有勸也此所願而不可得也人其知而毀臣是臣之爲善而受毀也此不願而不可避也若爲善而不欲人知臣以爲非虛則愚也其友有公儀潛者砥節礪行樂道好古恬于榮利魯侯曰公儀子如輔寡人參分魯國而與之一子其言之對曰如君之言則公儀子之所以不至也君若飢渴待賢納用其謀雖疏食水飲伋亦願在下風今徒以高官厚祿釣餌君子無信用之意公儀子之智若魚鳥可也不然則彼將終身不躡乎君之庭矣且臣不佞又不任爲君

操竿下釣以蕩守節之士也事見孔叢子䄷訓公儀及高士傳外紀大紀編於此據不得嗣事先君二年之語也餘以類推

魯侯欲相孔子伋辭之將去魯魯侯曰天下之主亦猶之寡人也去將安之對曰蓋聞君子猶鳥也疑之則舉今君旣疑矣又以己限天下之君臣竊以爲言之過也遂去魯

孔叢子抗志

甲戌十九年春正月楚王卽位後諡聲

鄭敗晉韓虔之師于負黍韓鄭世家表同鄭繻公十六年

齊侯鄭伯會于西城遂伐衛取毋丘毋丘通鑑史正義引括地志古貫城卽古貫

國在曹州濟陰縣南五十六　孔子伋仕于衛或勸之荅
里毋或謂作母表作丹陽
曰如伋公君誰與守邇薦苟變于衛侯曰變才可將五百
乘衛侯曰吾知其才可將然變也嘗為吏賦於民而食人
二雞卯故弗用也對曰聖人之官人猶大匠之用木也取
其所長棄其所短故杞梓連抱而有數尺之朽良工不棄
今君處戰國之世選爪牙之士而以二卯棄干城之將此
不可使聞于鄰國也衛侯曰善衛侯又問曰道大而難明
也今欲學術何如對曰體道者逸而不窮任術者勞而無
功古之篤道君子生不足以喜之利何足以動之死不足

以禁之害何足以恐之衛侯曰善衛侯言計非是而羣臣和者如出一口孔子伋私惡之告公邱懿子曰以吾觀衛甚可惡也公邱懿子曰如何曰人主自臧則衆謀不進事是而臧之猶卻衆謀況和非以長惡乎未幾復自言于衛侯曰君之國事日非矣衛侯曰何故對曰君出言自以爲是而卿大夫莫敢矯其非卿大夫出言亦自以爲是而士庶人莫敢矯其非君臣既自賢矣而羣下同聲賢之賢之則順而有福矯之則逆而有禍如此則善安從出古今以是亾者踵接可鑑也季表世家孔叢子居衛抗志合集通鑑大記書子思仕衛事于安王二十

五季甲辰以子思生于魯哀公二季戊申計之相距一百十七季綱目書于顯王二十三季乙亥相距一百四十八季皆不符今書于此子思季八十有七魯穆公三季衞慎公八季齊宣公四十九季

乙亥二十季晉魏斯之臣樂羊圍中山三季攻之急樂羊有子在中山中山縣其子以示之羊曰君臣之義不得以子為私攻之愈急中山因烹其子而遺之羹與其首羊啜之盡一桮使者歸報中山曰是伏約死節忍所不能忍也畏而降之既降羊歸有矜色魏斯命主書者舉兩篋書以進令羊視之盡難攻中山之事也羊乃謝曰中山之舉非臣之力主之功也魏策韓非子呂覽淮南人閒訓說苑貴德復恩合纂說苑載魏文侯言吾以武下樂

羊三季而中山獻于我國策秦甘茂亦言樂羊攻中山三季而拔故編此于伐中山之後三季曾史以為一季事非也後安王末季趙伐中山中山顯王二十六季執以中山君為相是中山復國後事樂毅傳曰魏取中山後中山復國趙復滅之復國不知何季不能錄再十二季書中山武公立此所滅之君必非武公也滅國君不蔭武

晉魏斯使李克守中山翟璜薦之也依安王二季魏侯卜相篇編此稽古錄晉任李克為攻于十九季

晉魏斯使吳起為西河守亦翟璜薦之也起衛人先仕魯齊人伐魯魯欲以起為將起取齊女為妻魯人疑之起欲就名殺妻以求將大破齊師或譖之魯侯曰起少時家絫千金游仕不遂破其家起乃去衛與其母訣齧臂而盟曰

起不爲卿相不入衛遂之魯事曾子頃之母死終不奔喪曾子絕之史本傳作曾子而通鑑作曾參本呂覽據劉向別錄起受春秋左傳于曾申禮檀弓魯穆公母卒使人問于曾子對曰申也聞諸申之父是曾申亦傳曾子故依本傳今又殺妻求將是殘忍薄行人也魯侯疑之謝吳起起乃之晉說魏斯魏斯適有伐秦之事以問李克曰起何如人克曰起貪而好色然用兵司馬穰苴弗能過也于是使之同擊秦拔五城至是又從樂羊攻中山與士卒同衣食分勞苦臥不設席行不騎乘卒有病疽者起爲吮之說苑復恩以此爲攻中山時事卒之母聞而哭人曰爾子卒也而將軍自吮其疽何哭爲母曰往年吳

公吮其父之疽其父力戰死于注水之軍今又吮其子安
知是子何戰而死是以哭之翟觸以起善將兵能得士心
焉之稽古錄書起爲西河守于十九季齊夫風帝王季表同今據起傳說苑合纂
吳起旣守西河有秦小亭臨境不去則害田者去之則不
足以徵甲兵乃倚一車轅于北門外而令之曰徙此南門
外者有賞又置一石菽于東門外而令之曰徙此西門外
者有賞賞各如令人信之于是下令曰今攻小亭能先登
者仕之國大夫賜之上田宅人爭趨之攻亭一朝而拔韓非子內儲說上呂覽愼小

初晉太史屠黍見晉侯之無德義也奉其圖法而來威公見而問焉曰天下之國孰先亡對曰晉先亡威公問其故對曰臣比在晉不敢直言示晉君以日月星辰之行多不當曰是何爲又示以人事多不義百姓皆鬱怨曰是何傷又示以鄰國不服賢良不興曰是何害如是是不知所以亡也故曰晉先亡也居三年韓趙魏果分晉威公又見屠黍而問焉曰孰次之對曰中山次之威公問其故對曰天生民而令有別有別人之義也所以異于禽獸也君臣上下之所以立也中山之俗以晝爲夜男女切倚無休息此

亡國之風也臣故曰中山次之至甚中山亡威公又見屠黍而問焉曰孰次之屠黍不對威公固問焉對曰君次之威公乃懼求國之長者得義蒔田邑而禮之得史驎趙駢以爲諫臣去苛令三十九物以告屠黍對曰其尚終君之身乎呂覽先識說苑權謀合纂高注呂覽云屠黍晉出公之太史謚有所本說苑權謀出公作平公平字誤屠黍作屠餘古同聲通俗切倚說苑作切蹄淮南齊俗同呂覽注切磨倚近也淮南注蹄足也隨文訓之說苑義蒔作錡疇史驎趙駢作史理趙弫

孔子假適齊齊侯問以圖帝之策對曰不可也君不能去貪利之心齊侯曰何如對曰水之性清而土壤汩之人之

性安而嗜欲亂之故能有天下者必無以天下爲也達此則其利心外矣本孔叢子抗志齊宣公五十年

丙子二十一年齊侯就匜殺謚曰宣子貸立世家宣公五十一年

齊田布殺其大夫公孫係公孫會以廩邱叛田氏歸晉趙氏田布圍廩邱趙氏使孔青將敢死士往救之與齊師戰大敗之齊將死得車二千得尸二萬以爲二京觀甯越謂孔青曰惜矣不如歸尸以內攻之越聞之車甲盡于戰府庫盡于葬是謂內攻之孔青曰齊不收尸則如何甯越曰戰而不勝其辠一與人出而不與人入其辠二與之尸而

不敢其擧三民以此三者怨上上無以使下下無以事上是謂重攻之年表用齊世家紀年呂覽不屬合纂孔叢子論勢以歸之為子順語紀年孔青作孔屑書其事于十七年古書互異類此

晉魏斯借田無擇從中山奔命安邑遂召其長子擊守中山擊逢無擇于途魏世家云遇文侯之師田子方說苑云友蓋先友後師也下車趨謁無擇坐乘如故擊意不說因問曰不識富貴者驕人乎抑貧賤者驕人乎無擇曰亦貧賤者驕人耳富貴者安敢驕人諸侯驕人則失其國大夫驕人則失其家士貧賤行不合言不用則躡屩而適秦楚耳安往而不得貧賤乎富貴

者奈何能同之哉擊乃再拜而後退既而魏斯過擊擊以告魏斯歎曰微吾子之故安得聞賢人之言吾下子方以行得而友之君臣益親百姓益附吾是以得友士之功吾欲伐中山以武下樂羊三年而中山獻于我我是以得有武功吾所以不少進于此者吾未見以智驕我者也若得以智驕我者豈不及古之人乎貧賤不可驕人田子方豈不知之言此以激厲擊耳

魏文侯虛心敎子亦復賢矣本魏世家韓詩外傳九說苑尊賢及文過任昉爲范尚書讓封侯表魏世家云擊不憚而忝此依外傳云再拜而退從善而書魏世家連綴此事于十八年伐中山下今既據國策說苑以中山功成于二年後又據翟璜語有李克先守中山之事故編于此

孔子伋自齊返衛衛侯曰願有賜于寡人對曰惟進賢可衛侯曰進賢固寡人之所願也必以實對曰衛之東境有李音者賢之有實者也衛侯曰其父祖何也對曰世農夫也衛侯乃胡盧大笑曰寡人不好農對曰臣偁李音偁其賢才也周公大聖康叔大賢今魯衛之君未必皆同其祖考李音父祖雖善農而音亦未必與之同也衛侯屈而無辭進賢皆知以實來不實可鑑也 本孔叢子抗志衛慎公十季

丁丑 二十二季春正月齊侯卽位 後謚康

宋公得薨謚曰昭子購由立 史表于貞王十八季書宋昰公卒世家云昭公四十七季

晉非也宋景公卒于魯哀公二十六年壬申啟得爭立國人卒立得左傳可據則昭公癸酉即位至此六十五年矣近李鍇戰國表既據左傳即位之年竊沿世家四十七年之謬以致齊後時事外錯必不可從

戊寅二十三年春正月宋公即位後諡悼

九鼎震表紀同漢書五行志曰金震水動之也鼎者宗廟之寶器也宗廟將廢寶鼎將遷故震動也

初命晉大夫魏斯趙籍韓虔為諸侯趙追尊獻子為獻侯晉烈公十七年表世家于是年書魏文侯二十二年趙烈侯韓景侯六年稽古錄于是年書魏文侯斯韓景侯虔趙烈侯籍元綱目依史記三晉事實稽古錄以受命為始周之事實

燕侯薨諡曰湣子莊立世家湣公三十一年湣一作閔古同聲僖莊今史失名世家索隱引年表有釐侯莊之文今據書

楚圍宋十月罷呂覽慎勢大事記楚聲王五年

己亥二十四年春正月燕侯卽位後謚釐

王崩謚曰威烈太子驕嗣立周紀漢書人表驕作號

盜弒楚王當謚曰聲子熊疑立熊疑表作類此據世家聲王六年

趙相公仲連薦牛畜荀欣徐越用番吾君之言也趙侯好音謂公仲連曰寡人有所愛可以貴之乎連曰富之可貴之不可趙侯曰然鄭歌者槍石二人賜之田人萬畝連諾而不與趙侯屢問連乃稱疾不朝番吾君謂連爲相四年未進士也告以牛畜荀欣徐越皆可進從之先進牛畜侍

以仁義趙侯逌然明日荀欣進侍以舉賢使能明日徐越進侍以節財儉用察度功德趙侯說乃謂連曰歌者之田且止以畜爲師欣爲中尉越爲內史賜連衣二襲本年表編此與趙世家異趙烈侯二年宋薛士龍曰公仲連賢相也不以正義咈君之心番吾君善謀也乃以賢賢易君之慮公仲用人如己烈侯改過不吝賢矣哉

魏侯先封長子擊爲中山君意欲立少子摯爲後久之問于羣臣曰我何如主皆曰仁君任座曰君得中山封君之太子不以封其弟何謂仁君魏侯怒任座趨出次問翟觸對曰仁君也魏侯曰何以知之觸對曰君仁則臣直任座

之言直臣是以知君仁君也魏侯悟使翟黃召任座而反之親下堂迎之左傳晉士會戒諫之莫繼任翟不可無二適擊聽其傅趙倉唐之言以晨鳧北犬獻魏侯倉唐至上謁曰孼子擊之使者不敢當大夫之朝請以燕閒奉晨鳧敬獻庖廚紲北犬敬上涓人郭璞言涓人求千里馬涓人蓋獸官也魏侯曰擊愛我知我好北犬嗜晨鳧也即召倉唐而見之曰擊無恙乎倉唐曰唯唯如是者三乃曰君出太子而封之國君名之非禮也魏侯怵然爲之變容問曰子之君無恙乎倉唐曰臣來時拜送書于庭魏侯顧指左右曰子之君長孰與似倉唐曰禮儗人

必于其倫諸侯無耦無所儗之魏侯曰長大孰與寡人倉唐曰君賜之外府之裘則能勝之賜之席帶（席纍之脩）則不更造魏侯曰子之君何業倉唐曰業詩魏侯曰于詩何好倉唐曰好晨風黍離魏侯自誦晨風詩終章曰子之君以我忘之乎倉唐曰不敢時思耳魏侯又自誦黍離詩終章曰子之君怨乎曰不敢時思耳魏侯說曰欲知其子視其母欲知其君視其所使中山君不賢惡能使賢于是遣倉唐賜猶衣一襲敕倉唐以雞鳴至既至擊起拜受賜發匧衣盡顛倒擊曰趣早駕吾父召擊也倉唐曰臣來時不受命

擊曰賜擊衣非爲寒也令子以雞鳴至召之也詩曰東方未明顛倒衣裳顛之倒之自公召之遂西至謁魏侯魏侯大喜置酒而偁曰遠賢而近所愛非社稷之長策也乃出少子摯封中山君立擊爲後呂覽自知韓詩外傳入說苑奉使新序襍事一合纂魏文侯二季韓傳說苑皆言立擊杜封中山後之三季故編此擊韓傳作訴新序襍事一載任座翟觸事姓名互易觸新序作璜名觸而字璜擊之立任翟觸諫而成功說苑曰倉唐一使文侯爲慈父而擊爲孝子則倉唐與有功焉

魏使西門豹爲鄴令翟觸所薦也豹辭魏侯曰子往矣必就子之功成子之名豹曰敢問就功成名之術魏侯曰鄉邑老者爾先坐之士子入爾問其賢良者而師事之有好

掩人之美揚人之醜者爾參驗之人始入官如入晦室久而愈明明乃治四句依說苑政理篇策無此文夫物多相類而非也幽莠之幼也似禾驪牛之黃也似虎白骨疑象武夫類玉此皆似之而非也豹受命既至鄴問民疾苦長老曰苦爲河伯娶婦豹問故知鄴之三老廷掾與祝巫等以此斂財私己也至期豹赴會謂三老巫祝曰是女子不好煩大巫嫗入報河伯更求好女後日送之卽使吏卒投大巫于河中有頃曰巫嫗何久不出也弟子趣之復以弟子一人投于河中凡投巫之弟子三復投三老一人皆不出豹復欲使廷

掾及豪長一人入趣之皆叩頭破額血流地乃罷自是河伯娶婦之患絕西門豹治鄴廩無積粟府無儲錢庫無甲兵官無計會人數言其過魏侯行其縣果然豹曰臣聞王者富民霸者富武亡國富庫臣故蓄積于民君以爲不然臣請升城鼓之甲兵粟米可立具也升城鼓之果然魏侯曰罷之豹曰與民約信非一日之積也一舉而欺之後不可用也燕嘗侵魏八城臣請北擊之以復侵地遂舉兵擊燕復地而反初董安于之心緩故佩弦以自急西門豹之性急故佩韋以自緩西門豹事見國策及史滑稽傳補淮南子人間訓說苑政理其佩韋事見

韓非觀行以下魏侯卜相翟璜語推之編于此

周季編畧卷三終

周季編略

定海黃式三纂

安王四王名驕威烈王子

庚辰元秊春正月王踐位

楚王卽位後謚悼

秦伐魏至陽狐魏世家秊表秦傳公十四秊魏文侯三秊陽狐卽水經注之陽壺通鑑作陽孤史記柯本王本亦作孤

辛巳二秊魏韓趙伐楚至桑邱楚世家及表通鑑合纂魏文侯韓景侯趙烈侯四秊楚悼王二秊桑邱楚世家作乘邱

鄭圍韓陽翟季表鄭繻公二十三季

魏侯先從卜子商受經問樂段干木田無擇皆同受業于門後魏侯亦以師禮事段干木田無擇初魏侯往見段干木段干木踰垣避魏侯立倦而不敢息自後段干木知其誠也許之見魏侯知其賢不可以爵祿羈也盡欽事之過其閭則必式僕問故魏侯曰段干子光于德舊作干木非段干姓且名呼亦失之寡人光于勢段干子富于義寡人富于財勢不若德貴財不若義高魏侯與田無擇飲魏侯曰鐘聲左高其不比乎田無擇笑魏侯曰何笑無擇曰聞之君明則樂官不

明則樂音審乎音正恐聾乎官也魏侯傅謝魏侯與田無擇語有兩童子青白衣侍于旁無擇曰此君之寵子乎魏侯曰非也其父死于戰此其幼孤也寡人收之無擇曰君之寵此子也又將殺誰之父乎魏侯惻然曰寡人受命矣自是以後兵革不輕用先是公子季成（下言季成得子夏子方段干木此乃未知子方時也故言先是）謂魏侯曰君與子方齊禮假有賢于子方者君又何以加之魏侯曰如子方者非成所得議也仁人也者國之寶也智士也者國之器也博通士也者國之尊也（尊謂酒尊）子方仁人也非成之所得議也公子季成自退于郊

三曰請舉魏侯之好賢受善不惑人言如此久之秦興兵欲攻魏司馬唐諫曰魏禮賢者國人偁仁上下和洽無乃不可加兵乎秦乃按兵輟攻國策季表世家呂覽期賢淮南子修務訓說苑尊賢復恩新序襍事四五高士傳後漢書李固傳注合纂呂覽作司馬唐淮南子作司馬庾新序作唐且論衡非韓篇曰童子操刃與孟賁戰童子必不勝力不如也孟賁怒而童子修禮盡敬孟賁不忍犯也秦之與魏孟賁之與童子也魏有法度秦必不畏猶童子操刃孟賁不避也其尊上式閭則童子之修禮盡敬也卻軍不犯高魏文之禮也

魏李克卜子商之賢弟子也魏侯問李克曰人有惡乎李克曰有貴者則賤者惡之富者則貧者惡之智者則愚者惡之魏侯曰善行此三者使人勿惡亦可乎李克曰可臣

聞貴而下賤則衆弗惡也富而分貧則窮士弗惡也智而
教愚則童蒙弗惡也魏侯又問曰爲國如何李克曰臣聞
爲國之道食有勞祿有功使有能賞必行罰必當魏侯曰
吾賞罰皆當而民不與何也對曰國其有淫民乎其父有
功而祿其子無功而食之出則乘車馬衣美裘以爲榮華
入則修竽琴鐘石之聲以亂鄉曲之教臣聞之奪淫民之
祿以來四方之士君其行之魏侯又問曰刑罰之原安生
李克曰生于姦邪淫佚之行凡姦邪之心飢寒而起淫佚
者飢寒之符也彫文刻鏤害農事者也錦繡纂組傷女工

者也農事害則飢之本也女工傷則寒之原也飢寒竝至而能不為姦邪者未之有也國貧窮者為姦邪而富足者為淫佚則驅民為邪也民已為邪因以法誅之是為民設陷也刑罰之起有原人主不塞其本而替其末其傷國之道乎魏侯又問曰吳之所以亾者何也李克曰數戰數勝數戰則民疲數勝則主驕以驕主治疲民此其所以亾也自古好戰窮兵未有不亾者也魏侯偁善韓詩外傳八及十說苑政理反質新序雜事五合纂漢書魏文侯六篇李克六篇此蓋其僅存者呂覽適威淮南道應訓以吳亾一條為魏武侯所問

魏侯卜相問于李克曰先生嘗教寡人曰家貧則思良妻國亂則思良相今所置非成則璜二子何如李克對曰臣聞之卑不謀尊外不謀內疏不謀戚臣在闕門之外不敢當命魏侯曰先生臨事勿讓李克曰君不察故也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貴視其所舉窮視其所不爲貧視其所不取五者足以定之矣何待克哉魏侯曰先生出矣寡人之相定矣李克趨而出過翟黃之家翟黃曰今日聞君召先生而卜相果誰爲之李克曰季成子爲相矣翟黃忿然作色曰觸失望于先生矣李克曰子何遽失望于克子之

言克于君也豈將比周以求大官哉君問置相非成則璜
克對曰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貴視其所舉窮視其所
不為貧視其所不取五者足以定之矣何待克哉君曰出
矣吾之相定矣是以知成子之為相也翟璜曰然則璜何
負于成子西河守吳起璜之所進也君內以鄴為憂璜進
西門豹君謀欲伐中山璜進樂羊中山已拔無使守之臣
璜進先生君之子無傅璜進屈侯鮒璜何負于成子李克
曰子安得與成子比乎成子食祿千鍾什九在外什一在
內是以東得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彼之所舉皆人主之

師也子之所進人臣之才也子惡得與成子比哉翟璜逡巡再拜曰觸失對願卒爲弟子魏世家韓詩外傳三說苑臣術合纂依魏世家編此大事記依年表編于威烈王二十一年呂覽纂雜與史記互異說苑首一條與史記同大八條略異而大旨仍同其末載田子方謂翟璜曰身賢者賢也能進賢者亦賢也之五舉者盡賢子勉之矣子終其次也是翟璜已爲子方所稱矣而季成子之賢何如邪

韓侯虔薨謚曰景子取立世家景侯九年當作四年

趙侯籍薨謚曰烈國人立其弟世家烈侯九年當作四年

秦伯悼子薨謚曰簡子立依表簡公十五年本紀作十六年子惠公史失名

壬午三年春正月韓侯卽位後謚烈見索隱表云韓列侯

趙侯即位後謚武

秦伯即位後謚惠

王子定奔晉表晉烈公二十一年

魏虢山崩壅河年表大紀魏文侯五年

楚歸榆關于鄭年表楚悼王三年鄭繻公二十四年

癸未四年楚伐鄭敗鄭師遂圍之鄭伯殺其相駟子陽以說

鄭人有列禦寇者家乏食客言之于子陽子陽饋之粟不受其妻望之禦寇曰彼非自知我也以人之言而遺我亦將以人之言而舉我且受人之粟不死其難不義也輕死

子無道豈義哉至是子陽殺人諡賢列禦寇禦寇著書八
卷所引軒轅帝周穆王諸事及老聃楊朱之說或荒誕不
經或僅可以治一身以治世則不足天瑞篇曰淸輕者上
爲天濁重者下爲地沖和氣爲人又曰天地無全功聖人
無全能萬物無全用黃帝篇引孔子之言曰以瓦摳者巧
以鉤摳者憚以黃金摳者惛巧一也而有所矜則重外也
凡重外者拙內又引楊朱之言曰行賢而去自賢之行安
往而不愛又曰人未必無獸心禽獸未必無人心黃帝戰
于阪泉以力使禽獸堯使夔典樂以聲致禽獸太古神聖

之人先會鬼神魍魅次達八方人民未聚禽獸蟲蛾所教訓者無遺逸焉力命篇曰生非貴之所能存身非愛之所能厚生亦非賤之所能夭身亦非輕之所能薄亦生自命也貧窮自時也此其言之善者也鄭繻公二十五年楚悼王三年年表世家莊子讓王呂覽觀世高士傳合纂列子書有孔子贊趙襄子語有管夷吾晏平仲問答皆不足信其所言鄭衎魏公子牟公孫龍孔子弟皆在列子後盜蹠書多後人增竄之

甲申五季日有食之本季表

韓故臣嚴遂使聶政殺韓相傀初嚴遂正議直指韓傀之過傀叱之于朝嚴遂拔劒自救而去韓適衛居濮陽游求

人之可以報傀者至齊聞聶政勇殺人避仇與母姊如齊以屠為事訪之以黃金百鎰為政母壽聶政謝曰臣為狗屠可旦夕得甘脆不敢當賜嚴遂屏人言己有仇未報聞足下義高故進百金以交驩非敢遽有求也聶政曰臣所以降志辱身者卒以養老母老母在政未敢以身許人也堅辭金卒備賓主之禮而去及政母卒除服政曰我乃市井人嚴仲子卿相也不遠千里枉車騎而交之我雖不受金然是知己也我安可無以報知己乎乃西至濮陽見嚴遂遂具告以己之仇為韓相傀韓君之季父也請益其車

騎壯士為羽翼以刺傀政曰韓與衛相距不甚遠也今將殺其相相又國君之親此其勢不可以多人多人不能無生得失生得失則語泄語泄則韓舉國與仲子為仇也豈不殆哉遂謝車騎人徒獨行杖劍至韓韓適有東孟之會韓侯及相傀皆在焉持兵戟而衛侍者甚衆政直上階刺傀傀走抱韓侯刺之傀死兼中韓侯左右大亂政大呼復擊殺數十人乃自皮面抉眼屠出腸以死文選別賦注作破策作皮列女傳作披古音同通借也而注家皮傳之論不足據韓取政屍暴于市購問莫能識政之姊嫈聞之曰其是吾弟與立起如市知死者果政也

伏屍哭極哀曰是軹深井里之聶政也以妾之在故重自刑以免妾從坐之辜旨妾柰何畏誅而滅賢弟之名遂亦政屍之旁聶政之刺中韓侯也許異救之而免是故韓侯以許異爲相終其世本韓策韓傀相韓篇又謂鄭王篇韓烈侯二年又按韓世家此爲烈侯三年事舊誤以烈侯爲哀侯又以嚴遂爲韓山堅不可從詳見呂氏解題及國策吳注觀論衡書虛篇已辯聶政刺殺韓王之誤則其誤久矣

韓嚴遂之黨陽豎道西都西都君留之十四日載以乘車駟馬而遣之韓使人讓西都君西都君使答對曰寡人知嚴氏之爲賊而陽豎與焉故留之十四日以待命也小國

不足以容賊君之使又不至是以遣之也國策鮑本編此入西周今依之

按是時天子在東周策偁周君偁寡人偁小國其為西周無疑吳氏策注以周君為東周君以陽豎為堅郎弒哀侯者式三歲弒哀侯者姓山名堅堅亦作嚴而策言嚴氏之賊陽豎與焉是陽豎為嚴遂之黨非山堅之黨也李錯尙史改周君為周王尤謬矣

乙酉六年鄭駟子陽之黨弒其君駘而立幽公之弟乙謚其君曰繻世家繻公二十七年繻或作繻乙或作乙陽見世家集解人表

宋公購由薨謚曰悼子田立世家悼公八年

丙戌七年春正月宋公卽位後謚休

鄭伯卽位據世家集解後謚康國滅私謚不足據與或亦如宋王偃之謚康康之為言空也與

秦伐諸縣表秦惠公五年大事記作縣諸

丁亥八年齊田和伐魯取最韓救魯是時魯侯使衆公子或宦于晉或宦于荆而不事齊犂鉏曰假人于越而救溺子越人雖善游子必不生矣失火而取水于海海水雖多火不滅矣遠水不救近火也今晉與荆雖彊而齊近魯患其不救乎年表韓非子說林上齊康公十一年魯穆公十六年韓烈侯六年

鄭負黍叛復歸韓鄭世家康公二年周威烈王十九年鄭敗韓于負黍蓋取其地與

楚之魯陽文君將攻鄭墨翟往說之曰今魯陽境內有相攻者君何以治之文君曰四境之內皆寡人之臣如相攻

必罰之墨翟曰天之兼有天下亦猶君之有四境也今舉兵攻鄭天誅其不至乎文君曰鄭人三世弑其君父天加誅焉使三年不安全我將助天誅也墨翟曰天誅足矣今又舉兵攻之而曰順天之志乎譬有人于此其子彊梁不材父笞之其鄰家之父舉木而擊之曰吾擊之也順于其父之志豈不悖哉文君默然墨翟之學以泛愛兼利爲急而短其父母之喪以節用尙儉爲務而薄其父母之葬愛無次等其弊也乎曰言天兼愛天下之人不欲大國之攻小國也治國者不爲天之所欲而爲天之所不欲則天亦

將不為人之所欲而為人之所不欲降之以病疾禍祟此其心慈也至是以之說魯陽文君文君服乃輟兵見墨子魯問大志中鄭三獻君哀幽繻是也云三季不妥全則獻繻後之三季也故編于此季魯陽楚地文君封于魯陽之君也烈王五季魏伐楚取魯陽見表惠王以梁封文子辭乃與魯陽見國語至國策墨子皆言公輸般設攻宋之具墨子設守宋之具不知何季事攻貞王癸酉至此凡九十八季則墨子仕宋必在戰國季中史記誤衍宋景公之季國策鮑本因于宋策以鄒公標題後儒遂以墨子守宋在景公時不足據若墨于所染篇言宋康事則墨書徒增成之百戊子

九季魏伐鄭取酸棗城之表魏文侯十一季鄭康公三十季

魏敗秦師于注魏世家正義注或作鑄秦惠公七季

楚伐韓取負黍見表及楚世家明柯本王本史記季表于楚表云韓伐我負黍誤矣楚悼王九季韓

烈侯七年

晉侯止薨諡曰烈子頎立世家烈侯二十七年頎一作頃

己丑十年春正月晉侯卽位後諡孝紀年以孝公爲桓公

齊侯淫于酒色不聽政又好樂用萬人齊侯曰食飲不美面目顏色不足視也衣服不美身體容貌不足觀也于是萬人食必粱肉衣必文繡本世家墨子以下從貸推之編此康公十三年

庚寅十一年秦攻韓宜陽取六邑表韓世家同秦惠公九年韓烈侯九年

齊田和徙其君貸于海上食一城以奉祀齊世家康公十四年

楚伐魏韓趙救魏敗楚師于大梁又追敗之于榆關是時

三晉方睦也初韓借師于魏以伐趙魏侯曰寡人與趙爲兄弟不敢聞命趙借師于魏以伐韓魏侯應之亦然二國皆怒已而知魏之爲己講也皆朝魏楚世家魏策韓非說林魏文侯十三年趙武侯九年楚悼王十一年式三拔魏文侯之世魏與韓趙不交兵

楚與秦平厚賂秦畏三晉也楚世家

辛卯十二年秦晉戰于武城年表秦惠公十年魏文侯十四年韓烈侯十年趙武侯十年寿貞王十三年書晉取秦武城斯時秦魏之敵戰于武城

秦縣陝年表

齊伐魏取襄陵世家襄陵年表作襄陽

魯敗齊田和之師于平陸田齊世家魯穆公二十年

壬辰十三年秦侵魏陰晉年表云秦侵晉通鑑同此據魏世家秦惠公十一年魏文侯十五年

魏侯會齊田和楚人衛人于濁澤田和爲魏講魏侯列田和于會以定其位也于是魏侯使人來請立田和爲諸侯本田齊世家年表通鑑編齊康公十六年楚悼王十三年衛慎公二十六年

癸巳十四年魏李悝作盡地力之教其說曰地方百里提封九萬頃除山澤邑居三分去一爲田六百萬畝治田勤謹則畝益三斗不勤謹則損亦如之地方百里之增減爲粟百八十萬石是地力之盡也復作平糴之法其說曰糴甚

貴傷民甚賤傷農民傷則離散農傷則國貧善平糴者必謹觀歲之上中下孰上孰其收自四餘四百石上糴三而舍一中孰自三餘三百石上糴二而舍一下孰自倍餘百石上則糴一謂百石中之一使民適足價平則止小饑則發小孰之所斂中饑則發中孰之所斂大饑則發上孰之所斂而糶之此平糴法也見漢書食貨志杜佑通典此事不知何季書于魏文薨之歲一季大事記書于威烈王二十季史貨殖傳李悝誤作李克王伯厚曰以蓺文志攷之李克七篇在儒家李悝三十二篇在法家盡地力者悝也非克也

魏侯使舍人田無擇獻鵠于齊君無擇行道失之獻空籠

見齊侯曰寡君使臣無擇獻鵠道飢渴臣出而飲食之而鵠飛冲天遂不復返非無錢以買鵠也惡有為其君使輕易其幣者乎非不能拔劍刎頭于中野也為吾君不貴鵠而賤士也非不敢去陳蔡之閒也惡絕兩君之好故不敢愛身逃死來獻空籠惟君命之齊君大悅封之以邑無擇辭　依說苑奉使編史滑稽傳齊淳于髡事略連子魯展無所事韓詩外傳十齊使事略同

甲午十五年蜀取秦南鄭秦伐蜀復取南鄭　年表本紀合纂秦惠公十三年呂氏疑表紀互異非也今正之

魏秦戰于武下　依魏世家編世家云敗我武下獲其將識既獲秦將又言敗我疑有譌彼武下正義

引括地志云武平

魏文侯十七年

秦伯䔥諡曰惠其子出子立年二歲（年表惠公十三年）

韓侯取䔥諡曰烈子立（烈史亦作列古通烈侯十三年）

魏侯斯䔥諡曰文子擊立初文侯出游見路人反裘而負芻問之對曰臣愛其毛文侯曰皮之不存毛將焉附明年東陽上計錢布十倍（淮南子人閒訓云解扁爲東封上計而入三倍此依新序雜事二）大夫畢賀文侯曰是無異乎反裘負芻也吾地不加廣民不加衆而錢十倍于何取之取之下也吾聞之下不安者上不可居也此非所以爲賀也文侯見箕季其牆壞不築問

之對曰待時又問其牆何枉而不端曰固然從者㑹其園之桃箕季禁之少焉日晏進糲㑹瓜蘘文侯出左右曰今君何得曰得四焉牆不築而曰待時教我無奪農時也牆枉而曰固然教我無侵封疆也禁從者㑹園桃豈忿桃哉教我上無侵下也㑹我以糲餐豈不能具五味哉教我無多斂于百姓而省歡㑹之費也文侯問狐卷子曰父賢足恃乎對曰不足子賢足恃乎對曰不足又問兄賢弟賢臣賢之足恃否皆對曰不足文侯因問其詳對曰父賢不過堯而丹朱放子賢不過舜而瞽瞍頑兄賢不過舜而象傲

弟賢不過周公而管叔誅臣賢不過湯武而桀紂伐君欲治從身始人何可恃乎文侯倂善文侯之廩災素服避正朝羣臣皆弔公子成父獨不弔越五月後文侯改服坐正朝公子成父入賀文侯問之對曰天子藏于四海之內諸侯藏于境內非其所藏者不有天災必有人患今卒無人患乃有天災不亦善乎文侯倂善文侯見宋陵子三仕之不願文侯曰何貧乎對曰楚富者牧羊九十九而願百其鄰人有一羊請與之以盈百數鄰人遂與之從此觀之富者非富貧者非貧也文侯倂善韓詩外傳入淮南子人閒訓新序襍事三刺奢符子

合纂魏文侯十七年

趙侯籍謚曰武國人復立烈侯之太子章世家武侯十三年

乙未十六年春正月秦伯即位小主出子

韓侯即位後謚文

魏侯即位後謚武

趙侯即位後謚敬

初命齊大夫田和為諸侯和後謚太公齊康公十九年舊編此事于十三年濁澤之會失之此從田齊世家大事記

趙徙都邯鄲世家

趙武侯之子朝不得立謀亂不勝奔魏與魏襲邯鄲不克趙世家年表同朝魏世家作朔式三按趙魏交兵自此始如文侯在此書不闕也

魏侯浮西河而下顧謂吳起曰美哉山河之固此魏國之寶也對曰在德不在險昔三苗左彭蠡右洞庭汶山在其南衡山在其北恃此險也爲政不善而禹放逐之夏桀之國左河濟右泰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恃此險也爲政不善而湯伐之殷紂之國左孟門右太行恆山在其北大河經其南恃此險也爲政不善而武王伐之由此觀之在德不在險君若不修德舟中之人皆敵國也魏侯曰願

聞陳必定守必固戰必勝之道吳起對曰君能使賢者居上不肖者處下則陳已定矣民安其田宅親其有司則守已固矣百姓皆是吾君而非鄰國則戰已勝矣魏侯謀事而當羣臣莫能逮退朝而有喜色吳起進曰昔楚莊王謀事而當羣臣莫能逮退朝而有憂色申公巫臣問之王曰吾聞中蘬之言曰諸侯自得師者王得友者霸得疑者存自爲謀而莫己若者亾今以不穀之不肖而議于朝羣臣莫能逮吾國其幾于亾乎是以有憂也楚莊王之所憂而君獨有喜色臣竊懼矣魏侯謝曰天使夫子振寡人之過

也天使夫子振寡人之過也魏侯問元年于吳起起對曰言國君必愼始也愼始柰何曰正之正之柰何曰明智智不明何以見正多聞而擇焉所以明智也古者君始聽治大夫士庶人有言必達可謂不壅蔽矣恩民之利除民之害可謂不失衆矣君身必正近臣必選大夫不兼官可謂不權勢矣此皆春秋之意元年之本也國策吳子圖國荀子堯問呂覽驕恣說苑貴德建本新序襍事一合集呂覽以退朝之諫爲李悝事與此異

丙申十七年秦小主之母惠夫人用奄國人不說寡公之子連亾在魏聞之因羣臣與民從鄭所之塞右主然守塞弗

納公子連乃丞入翟從焉氏塞焉作馬者謂菌改納之惠夫人閉之大駭令吏發卒拒之吏卒之初發也皆曰往擊寇中道因變曰非擊寇也迎主君也公子連因與吏卒俱至至則圍宮弒其君出子惠夫人自殺公子連既立怨右主然將皋之德菌改欲厚賞之監突爭之曰不可秦公子之在外者衆若此則秦臣爭入亾公子矣此不便于主由是賜菌改官大夫而復右主然之皋秦本紀云庶長改迎靈公之子獻公于河西而立之索隱云獻公名師隰此據呂覽當賞與本紀異大事記云秦人紀秦事應不誤當從之

魏椉秦亂與韓趙分取河西地秦紀魏武侯韓文侯趙敬侯二秊

魏相商文起傳作田文此據呂覽執一篇先與吳起論命起曰事君果有命也夫文曰何謂也起曰將三軍使士卒樂死敵國不敢謀子孰與起也與如文曰不如子起曰治百官親萬民實府庫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守西河而秦兵不敢東鄉韓趙賓從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此三者子皆出吾下而位加吾上命也夫文曰主少國疑大臣未附百姓未信方是時屬之子乎屬之我乎起默然良久曰屬之子矣由是商文與吳起甚相得商文卒公叔爲相與起隙有王錯者譖之于魏侯魏侯謚疑乃召起起至岸門止車望西

河泣數行下其僕問之起曰君誠知我秦必可亾今君聽讒人之言而不知我西河之爲秦取也不久矣魏從此削乎旣至魏魏侯遭之適楚本史傳呂覽長見執一觀表通鑑書于十五年大事記書于十六年今書于復西河後魏世家云魏武侯九年使吳起伐齊事在吳起死後必有譌字不錄公叔或謂卽公叔痤見顯王七年

吳起箸兵法在未仕魏之時圖國篇曰昔之圖國家者必先教百姓而親萬民造大事不敢信其私謀民知君之愛其命惜其死而與之臨難則士以進死爲榮退死爲辱矣又曰聖人綏之以道理之以義動之以禮撫之以仁此四

德者修之則興廢之則衰治兵篇曰凡兵戰之場必死則生幸生則死論將篇曰將之所慎者五一曰理二曰備三曰果四曰戒五曰約理者治衆如治寡備者出門如見敵果者臨敵不懷生戒者雖克如始戰約者法令省而不煩此其言之善者也吳子

齊伐魯破之季表齊太公二季魯穆公二十五季

魏城安邑王垣徐廣曰垣縣有王屋山故曰王垣王譌作土又譌至皆與徐注相違事見世家季表魏武侯二季又水經六斷注引此事亦云武侯二季與史符索隱引竹書紀季云武侯十一季輯紀季者乃編于下二十六季云魏城洛陽安邑王垣洛陽二字尤誤

趙敗齊師于靈邱 趙世家

韓伐鄭取陽城 年表世家鄭康公十一年

韓伐宋至彭城執宋君旣而釋之 年表世家宋休公十一年

齊侯和薨偁太公擬尙父也子午立 世家田太公二年索隱引紀年午之上有田剡剡立十年田午殺剡而自立又引春秋後傳亦云田午殺田侯及其孺子喜皆與世家異

丁酉十八年春正月秦伯卽位 後諡獻

齊侯卽位 後諡桓

秦禁殉葬 秦紀

齊伐魏趙救魏戰于廩邱齊師敗績 趙世家敬侯三年魏武侯三年

戊戌十九年秦城櫟陽自是秦亂平謀東伐欲復穆公之故地修穆公之政令焉本秦紀年表及孝公元年下令稱合編事在獻公二年大紀大事記云秦徙都失之徙都在烈王二年

魏敗趙師于兎臺年表趙敬侯四年魏武侯四年

趙築剛平以侵衛趙世家衛慎公三十二年

己亥二十年日有食之晝晦年表通鑑

楚使吳起爲令尹起言于楚王曰大臣太重封君太衆若此則上偪主而下虐民此貧國弱兵之道也不如使封君之子孫三世而收爵祿減百吏之祿秩捐不急之枝官以

奉選練之士于是楚王信之而使之執政起既執政令貴人往實廣虛之地廢公族之疏遠者捐冗官專于撫養戰鬬之士卒以彊兵威破游說士之言縱橫者而國之宗室貴戚多怨之韓非和氏呂覽貴卒史吳起傳合纂楚悼王二十季韓非言悼王行吳起之術期季而薨逆推之編此吳起將枝非相枝爲楚令尹而專于奬戰士遂獲禍

趙圍衞衞乞師于魏魏約齊伐趙以救衞取剛平國策世家衞慎

公三十三季趙敬矦魏武矦五季齊桓矦三季

楚令尹吳起行縣適息見屈宜臼曰王不知起之不肖以爲令尹今將次楚國之斂而平其祿損其有餘以繼其不

足砥厲甲兵以時爭利于天下屈宜臼曰善治國者不變故不易常今子變其故而易其常也兵者凶器也爭者逆德也今子陰謀逆德好用凶器禍必及子且子用魯兵不宜得志于齊而得志焉子用魏兵不宜得志于秦而得志焉吾聞之非禍人不能成禍吾固怪吾王之數逆天道至今無禍嘻將待夫子也吳起惕然淮南子道應訓說苑指武合纂曰淮南子作若

庚子二十一年趙乞師于楚伐魏取棘蒲趙世家趙敬侯魏武侯六年楚悼王二十一年棘蒲亦作棘溝見齊策蘇氏說閔王篇

楚王熊疑薨宗室貴戚作亂攻吳起殺之因射刺起并中

王厥太子臧立謚其君曰悼討爲亂者夷七十餘族起傳楚世家

墨者鉅子孟勝善楚之陽城君陽城君令守于國毀璜以爲符約曰符合聽之楚攻吳起之亂陽城君與焉楚辠之陽城君走楚收其國孟勝以不見符將死之其弟子徐弱曰死而無益于陽城君而絕墨者于世不可也勝曰吾于陽城君非師則友也非友則臣也不死則今以後求嚴師必不于墨者矣求賢友必不于墨者矣求良臣必不于墨者矣死則所以行墨者之道也我將屬鉅子于宋之田襄

子田襄子賢者也何患墨者之絕世也孟勝死徐弱先死以除路墨氏弟子死者百八十三人蓋墨者之輕生好俠如此呂覽上德

辛丑 二十二年春正月楚王卽位後謚肅

齊伐燕至桑丘韓魏趙救燕戰于桑丘據年表世家參定大事記綱鑑皆誤

齊桓侯五年韓文侯魏武侯趙敬侯七年燕簡公二十三年

鄭伐韓韓表云鄭敗晉敗疑叛之譌韓世家云鄭反晉言鄭不服晉而來伐也大事記書韓伐鄭與此異紀年于二十一年書韓滅鄭尤歧異

壬寅 二十三年趙襲衛齊人救衛年表世家趙敬侯八年衛慎公三十六年書桓侯六

秊

故齊侯貸薨諡曰康無子齊自呂太公迄康公凡二十九世至此祀絕表世家齊康公二十六秊

趙伐魏拔黃城趙世家魏武侯八秊

秦縣蒲藍田善明氏秦表獻公六秊

齊侯午薨諡曰桓子因齊立有渤海人以黃帝時之扁鵲自號者得長桑君過之醫術是時適齊齊桓侯客之入朝見曰君有疾在腠理不治將深桓侯曰寡人無疾後五日復見曰君有疾在血脈不治將深桓侯曰寡人無疾遂不

說之後五日復見曰君有疾在腸胃閒不治將益深桓侯不應益不說後五日復見望見桓侯而還走桓侯使人問其故對曰疾之在腠理者湯熨之所及也在血脈鍼石之所及也在腸胃酒醪之所及也其在骨髓司命之所無柰何也今在骨髓臣是以無請也後五日桓侯體痛使人召扁鵲已逃去表世家扁鵲傳韓非喻老新序雜事二文選養生論合纂據裴氏集解編此新序與史同作齊桓公注引新序作晉桓侯韓非作蔡桓侯與此異渤海扁鵲之姓名里居見報王八季嵇叔夜養生論曰桓侯抱將死之疾而怒扁鵲之先見以覺痛之日為受病之始新序韓非子體痛語與嵇論合史扁鵲傳作體病文選孫子荆爲石仲容與孫晧書注引史作痛

越自琅邪遷于吳史索隱引紀年云越王翳三十三年依今本則翳之三十二年

癸卯二十四年春正月齊侯即位後僭王諡威

狄敗魏師于澮年表魏世家武侯九年

魏韓趙伐齊至靈邱年表韓文侯趙敬侯九年魏世家云使吳起不可信

齊伐燕趙救燕世家燕釐公二十五年

晉侯頎薨謚曰孝子俱酒立依表晉孝公十五年以下分晉事改之表爲是世家云孝公十七年

秦初爲市大事記獻公七年

魯漆室女過時未適人倚柱而嘯鄰婦曰何嘯之悲也子

欲嫁鄢漆室女曰魯君老太子幼是以憂鄰婦曰此魯大夫之憂婦人何與焉漆室女曰昔晉客舍吾家馬佚踐吾園葵令吾終歲不食葵鄰女奔倩吾兄追之逢霖水溺死令吾終身無兄儻魯國有患君臣父子皆被辱禍及衆庶婦人獨安所避乎君子曰遠矣漆室女之思也列女傳三云穆公時故編此倩琴操作講太平御覽皇親部樂部作偕請倩偕義近韓詩外傳二監門女事與此有異有同

甲辰二十五年春正月晉侯卽位二年爲韓趙魏所徙史諡靜紀年云諡桓

蜀伐楚取茲方楚爲扞關以距蜀年表世家楚肅王四年方一作力

趙與中山戰于房子趙世家敬侯十年

魯侯顯薨謚曰穆先是穆公問于孔子伋曰立太子有常乎對曰殷人質而尊尊故立弟周人文而親親故立子亦各行其禮也文王舍適立次權也穆公曰苟得行權豈惟聖人對曰聖人不以權教穆公曰舍賢立聖舍愚立賢何如對曰惟聖立聖其文王乎否則各賢其所爱不能審賢愚之分請父兄羣臣卜于祖廟亦權之可也至是太子奮立世家及孔叢子襍訓合纂依世家穆公三十三季帝王世紀云元壬申終甲辰與世家合季表始甲戌終甲辰則止三十一季

魯侯之毅也左右請相臣公儀休問公儀休曰止池淵

吾不稅藜山吾不賦苛令吾不布吾已開心矣何閉于門哉依說苑政理編拔中說注引古語上士閉心中士閉口下士閉門又楚辭橘頌云閉心自慎王逸注閉心捐欲也

韓侯嫈謹曰文子立世家文侯十季

乙巳二十六季春正月魯侯卽位後議共今各本史記季表書魯共公元季于此柯本王本史表後一季元板史表後二季古書之岐異如此

韓侯卽位後謚哀

趙伐中山戰于中人事見趙世家趙敬侯十一季大事記[illegible]云中山獻四邑以和[illegible][illegible]武靈王

二十一

季事

王崩謚曰安太子喜嗣立本紀

越太子諸咎弑其君翳國人殺諸咎立孚錯枝紀年翳三十六年索隱引同

韓趙魏分晉地其君徙食一城表及韓趙魏世家參定晉世家云分晉在靜公二年魏武侯十一年呂氏曰靜公雖食一城韓徙都于鄭尚假靜公之命則史書晉滅誤矣

周季編略卷四終